

「少年」與「偉大罪人的一生」

孫慶餘

『少年』於一八七四年夏天執筆，一八七五年分十二期連載於「祖國雜誌」上，全書約五十萬字，是杜斯托也夫斯基最後第二部小說。

這部小說在杜氏著作中並不太受評論家重視，一般皆認該書角色龐雜、動機糾纏不清，主題無法確切彰顯出來。但它却是繼『惡靈』（附魔者）之後的另一部大作，它的重心和『惡靈』（一八七〇），『卡拉馬助夫兄弟』（一八七八）二書相同，都在描述「一個偉大罪人的一生」。

「一個偉大罪人的一生」是杜氏籌思多年的巨構。這個構想始於一八六六年『罪與罰』完成後，成熟於一八六八年『卡拉馬助夫兄弟』的原型『無神論』寫出時。它所探討的主題主要針對：無神論、理想主義、雙重人格，以及由以上三者導出的信仰——亦即杜氏的最後批判和最後結論。

因此，一八六九年以後完成的三部大作，本質上都可以歸入「一個偉大罪人的一生」中。而杜氏的「罪人」典型，則可以上溯到達爾文進化論出現後出版的『死屋手記』，尤其是『罪與罰』一書。

杜氏心目中的「罪人」有兩種：無神論的罪人，這種罪導源於對信仰的無知；理想主義的罪人，這種罪導源於對人性的無知。兩者的犯罪動機都是傲慢。

而在這兩種「罪人」之中，他又將之區分為「掠奪型」和「雙重型」二類。「掠奪型」人物不恤別人生死

，屈服於個人殘暴的本能和衝動下，是最可怕的罪人。「雙重型」人物則在犯罪後，飽受良心煎熬，是具有贖罪可能的「罪人」；杜氏塑造的人物大半屬此。

『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立可夫是「雙重型」的無神論罪人。他的角色到了『卡拉馬助夫兄弟』中，再化成兩人——理論的伊凡和行動的司李爾加可夫。伊凡以發瘋（腦熱）自我懲罰，司李爾加可夫則以自殺消滅罪證（一者是畏罪，再者是向米卡復仇，嫁禍於他）

『惡靈』中的史塔夫羅金是「掠奪型」的無神論罪人；而他的化身史迪潘諾維奇則在邪惡中還有某種理想——奉理想之名而犯罪，屬於「掠奪型」的理想主義罪人

『惡靈』中的柯瑞洛夫屬於「雙重型」的理想主義罪人，但他的前提却是無神論。由於他堅信上帝已經死亡，他便認為人該成為上帝（人神），該獲得無限的自由。為此，他參與恐怖組織，執行徹底毀滅舊世界的計劃。但他最後卻發現，他們「由無限的自由開始，却走到了無限的專制。」於是，在自認無可補救中他以自殺向世界贖罪。

柯瑞洛夫和史迪潘諾維奇的不同，就像卡烈耶夫和列寧的不同。卡烈耶夫以死刑作為刺殺杜拔索夫海軍上將的交換，列寧則認為正義的目的可以使不義的手段合理，一個正義的生命價值遠超過千千萬萬（他自認）不義的生命。同樣，當柯瑞洛夫決心殺死自己，以證明自己的自由意志時（他的邏輯是：如果上帝確然存在，這便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並不存在，這便是我的自由意志。我既用自由意志否定了現有的法律，我便該用自由意志裁決自己的犯罪。我的神性便是我的自由意志，

偉大文學回顧



我用它表現我的新自由和我對個人的責任。」，史迪潘諾維奇却說：「如果是我，我便會以殺別人來表現我的自由意志，而不殺自己。」

所有的理想主義都自自由的俗化主義始，唯物的自由主義甚至打開了共產主義的方便之門。然而諷刺的是，今天的世界却用高喊自由主義來和共產主義對壘。事實上，真正和共產主義造成對立的是自由主義嗎？恐怕不是。真正造成對立的是極權和民主，奴役和自由；它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這種由理想主義和無神論導向虛無和絕對專制的可怕錯誤，在杜氏的後期小說中不斷出現，許多有良心的角色也一再以自殺表達自己的失望或歉疚。例如『罪與罰』中的斯維屈可洛夫、『惡靈』中的柯瑞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

可是，對於那些珍惜自己生命遠甚他人生命、愛護自己錯誤遠甚他人正確的人，自殺難道不是最懦弱的結局嗎？是的，沒有正義，強有力的「獸人」照樣可以生存；只要最初的正義（目的）變為教條，不義（手段）就儼然成理。在理想主義的前提下，他們甚至不必為誤殺的人命贖償，所有的人命都成了未來榮耀的階石；在極限處，它們一文不值。

由「人神」走向「獸人」，由「無限的自由」走向「無限的專制」，這正是近代理想主義的吊詭。因此，杜氏對這些「罪人」的批判也最嚴厲。

在這些無法無天的「罪人」中，拉斯柯立可夫還是罪行較輕微的，因為他的可怕哲學只及於一個無辜者，而史塔夫羅金和史迪潘諾維奇就不同了，他們的可怕哲學是針對社會整體，他們的哲學成為多數暴力行為的行動原則。在這樣的世界中，又叫人何處去尋覓善惡的真正分野呢？犯罪如果不必負責，那麼至終正義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一個偉大罪人的一生」所要探討的正是這些問題。它的主角將會犯下最可怕的罪惡，也會秉持最可怕的「殘酷邏輯」。可是，他並不會成為史塔夫羅金，成為列寧，成為那個「喪失善惡區別，最後無法了解自己同

胞」的人；也不會以自殺消弭他的罪惡，像柯瑞洛夫、卡烈耶夫。相反的，他會走向信仰，走向那個謙遜的夏托夫所堅持的最後原則。在這個原則中，不但夏托夫（『惡靈』）現身出來說法，曹西瑪長老（『卡拉馬助夫兄弟』）也現身出來說法。而且有像阿萊莎（『卡拉馬助夫兄弟』）這類少年，才能真正完成救贖——真正用他的善行贖回他的罪惡。

杜氏相當重視阿萊莎這類少年。這類少年是他生命末期出現的「救贖」角色。他的角色原本包括：

一、「雙重人」：無論是精神病學上的雙重人格，像『雙重人』一書的主角柯里亞金；或具有矛盾情感和衝動意志的人，諸如『死屋手記』中的歐洛夫、匹特洛夫，『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立可夫，『卡拉馬助夫兄弟』中的米卡以及『魔女型』的娜斯妲夏等；或在潛意識中作出意識完全無法控制行為的人，諸如『白痴』中的羅格辛，『永恆的丈夫』中的特魯索茨基；或意識能夠預知，而衝動意志無法遏止的人，例如『少年』中的魏爾西洛夫，盡皆屬之。（魏爾西洛夫在決心馴伏於他的「邪惡意念」前，曾叫他的兒子阿爾卡其吻他，並對阿爾卡其祝福：「願你的心靈永遠像現在這樣潔淨。」這已經有點類似特魯索茨基在行動前叫他的情敵維爾查尼諾夫吻他了。）

二、「墮落者」：這是一種情感和墮落意志永遠抗爭，而又永遠屈服於墮落意志的人。『罪與罰』中的馬朱拉陀夫是最典型的代表。他為了一個高貴的理由拒絕決鬥，而被別人視為懦夫；他也因此沈溺於酒精中，不可自拔。失去了軍隊服務，也失去了名譽。（類似的「決鬥」問題還在日後的兩本書中出現——『少年』和『卡拉馬助夫兄弟』。杜氏所以特別重視這個問題，主要是想透過膚淺的榮譽背後，探討真正高貴的美德：勇氣、謙卑。）甚至偷太太的首飾、偷小女兒的醫藥錢、偷大女兒辛辛苦苦賣淫賺來的全家生活費。但他並非不瞭解自己的罪惡，他只是在向自己報復。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每當酒醒，他便放聲痛哭，責罰自己。但下次他又照常墮落。

對於這種人，杜氏最為同情（另一種令杜氏同情的人，是『死屋手記』中那些具有堅強「權力意志」的人

。杜氏認為這些人無法馴伏於世俗成規下，他們只馴伏於他們的衝動意志；但他們却是這個民族中最有創造活力的人。如果能善加引導，這些人便會作出常人無法企及的豐功偉業。尼采也尊稱這些人爲「困境中的強者」。他認為這種人距上帝最近。因爲他們還有信仰，還有善惡之分。他們之所以墮落，以及不甘墮落，乃是一種人性尊嚴的痛苦掙扎。這些人會獲得拯救，因爲上帝愛護他們！」

馬米拉陀夫顯然正是杜氏創造出來和拉斯柯立可夫作爲對比的角色。前者是一個酒鬼，深知自己的罪惡。後者却是高高在上的知識份子，藉裁判「上帝已經死亡」，而決定誰該活、誰不該活，並且原諒自己的一切罪惡。

三、「惡靈」：這是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理想主義下出現的兩種最可怕類型。前者以『罪與罰』中的盧金、『少年』的斯帖別立闊夫、『卡拉馬助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馬助夫爲代表，後者以史塔夫羅金爲代表。這些人完全依恃金錢或自我的邪惡從事一切行爲，他們的心中沒有理想、沒有道德，所有的理想、道德都是他們愚弄別人的工具。簡而言之，他們是真正的虛無者。

四、「理性的陽痿者」：這些人爲數衆多，空談理想，不務實際，乃至最後淪爲自我邏輯結論下的犧牲者。例如伊凡·卡拉馬助夫、克拉夫特、柯瑞洛夫都是。杜氏認為這些人最大的哀悲是「無神論」。他在『少年』中曾對無神論痛下針砭，說「真正的無神論者是最實在的人」，因爲只有真正的無神論者，才不會自命「上帝」，裁判「上帝已經死亡」或「俄羅斯是二等民族」或「誰該死，誰不該死」等。

五、「溫馴者」：這是杜氏心目中真正善良的人。他們並不一定嚴肅的聖人，在社會道德上，他們甚至會犯下一些可以稱爲罪惡的事（例如『罪與罰』中的索尼亞毅然去賣淫，『少年』中的索菲亞背着丈夫和年輕英俊的田主魏爾西洛夫通姦），但他們却具有謙卑、忍從、信仰的美德。他們的美德並不來自無知或愚蠢，而來自包容一切的智慧。索尼亞、索菲亞、『白痴』中的朱錫金和『惡靈』中的夏托夫，都屬於這類人。

可是，由於善良的人在世上並不可多得，而帶引世界的人，多是那些無知、傲慢、愚蠢，具有強烈「權力

意志」的人。於是，重複的犯罪和錯誤行為也註定了無法避免。在這種情況下，「溫馴者」的謙卑忍從已經無法成為拯救世界的最大力量了。（儘管他們會成為感召個人的最大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的是一個「偉大的罪人」；他自知罪深，同時努力贖取。他必須親歷過罪，體察過善。他也必須具有一顆年輕智慧的心靈，能够在靈魂未及深受污染前，已經抽出。他不是僧侶（有如曹西瑪長老），不是病人（有如米錫金），也不是默默獻身的家庭婦女（有如索尼亞、索菲亞），而是飽受知識薰陶，具有善良美質的時代青年。

於是，杜氏的阿爾卡其和阿萊莎誕生了。於是，緊接著『惡靈』中柯瑞洛夫的自裁和夏托夫的信念後，『少年』中的「私生子」阿爾卡其（我們不該忘了，另一個和阿爾卡其具有同等命運的私生子司米爾加可夫，是何等可悲的成為嫉妒和悲怨下的犧牲——成為家庭悲劇的點火者）和歷經家庭浩劫的阿萊莎誕生了。

當然，阿萊莎的故事並沒有完結，阿爾卡其的故事也只是一個開始。但杜氏選擇這些少年作為一個偉大救贖故事的開始，自有其深刻用意。正如他在『卡拉馬助夫兄弟』結尾前說的：

「你們要知道，一個好的回憶，尤其兒童時代（少年時代）從父母家中取得的回憶，是人生最高尚、最強烈、最健康的東西。如果人們能將這些回憶帶到生命裏去，他便一輩子得了救。即使只有一個好的回憶留在我們心裏，也許有一天它也會成為拯救我們的一個手段。哪怕有一天我們成了惡人，沒有力量抗拒邪惡的誘惑、嘲笑別人的眼淚，嘲笑那些『要為所有人類受苦』的人……這個回憶都會阻止我們作出更罪惡的事。」

因此，就讓我們也從阿爾卡其的故事開始吧！